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六十二回 七村民狀告趙豪強

劉大人看罷狀詞，往下開言，說：「張賓。」「有，生員伺候大人。」清官爺說：「你母舅姓什麼？」張賓說：「姓趙。」大人說：「你暫且回家，將呈詞留下。五天之後，聽傳候審。」

張賓答應出衙，回家不表。

清官爺剛要退堂，猛聽得角門外有喊冤之聲。劉大人聞聽，往下吩咐：「把那喊冤之人帶進堂來！」「哦。」承差們答應，翻身下堂，往外而去。不多時，將喊冤的老少七人，帶至當堂，跪在下面。劉大人往下觀看。

這清官，座上留神往下看，打量告狀七個人：也有老來也有少，一個個，貧富不等各衣巾。人人手內高擎狀，淚眼愁眉跪在塵。清官看罷開言問：「你們都，有什麼冤枉到我衙門？本府當堂往實講，但有虛言打斷筋！」七人見問將頭叩，「大人」連連尊又尊。這個說：「小的名字叫劉五，城西八里有門庭，村名叫作桃花塢，小的就是那村人。城北有個沙河驛，這村中，有個惡棍特欺人。橫行霸道無人惹，手下豪奴一大群，將我女兒搶了去，囚徒行事狠到萬分！他姓趙名通人人曉，外號叫，『雁過拔毛』就是此人。」劉五言詞還未盡，那個又開言把話雲，說道是：「他瞧見小人房子好，假紙一張，說小人借過五百銀。」

這個說：「我媽打他門前過，拉將進去配了人！」那個說：「瞧見我的田地好，硬割莊稼坑小人。」這個說：「因為小人把租欠，打死我父叫狗吞！」眾人言詞還未盡，這不就，氣壞了清官劉大人。吩咐「陝接呈詞看」，書史答應就翻身，到下面接過七人狀，往上走，全都放在公案上存。劉大人伸手忙拿起，舉目留神驗假真。清官看罷時多會，往下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看罷狀詞上的話語，與他七人口詞一樣。清官爺說：「爾等暫且回家，五天之後，本府把趙通傳來，當面對詞。但有一句虛言，管叫你們難逃公道！」七人叩首出衙，回家不表。

且說清官爺這才退堂，回到內書房坐下，張祿獻茶，茶罷擱盞。劉大人吩咐張祿：「快傳書辦何英，本府立等問話。」

這小廝答應，張祿翻身往外而去。去不多時，將書辦何英傳進內書房，見了大人，打了個千在一旁。清官爺眼望何英，講話說：「這江寧府西北上，有個沙河驛嗎？」何英見問，說：「有個沙河驛，離這府城四十里地。」劉大人又問，說：「這村中有一個趙通，你認得他不認得他呢？」何英見問，說：「回大人：要提起這個人來，無人不知，無人不曉。他哥哥是山西布政司，趙通是捐的混白頂，候選的州同。」劉大人聞聽何英之言，復又講話。

這清官聞聽何英話，啟齒開言把話一云，說道是：「既然你知他的根底，本府跟前快講明。」何英聞聽清官話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「說起趙通所做之事，無法五天了不成。」

手下豪奴無其數，個個都有外號名。一個叫，『杉篙尖子』名王虎，一個叫，『淨街王三』在年輕，張五號叫『仙鶴腿』，吳八的外號叫作『獨眼龍』，還有個管家名叫陳三悅，外號人稱『喪門神』。這些人，橫行霸道無人惹，大小衙門有人情。前任知府王太守，就是在，此人身上把官扔。」大人聞聽這些話，不由心中動無名。說道是：「此處離京不算遠，竟有這樣膽大人！空有那，文武官員在此處，個個裝啞又推聾，我劉墉，今日既然接手狀，少不得，一秉忠心主盡忠。四品府任我下上，定要治倒惡趙通！為官不與民作主，枉受乾隆聖主恩！」清官爺，開言又把「何英」

叫：「你速去，把陳大勇傳來有事情。」何英聞言不怠慢，邁步翻身往外行。不多時，承差來到書房內，陳大勇，打著千兒把話云：「大人傳我有何事？」清官聞聽長笑容。

劉大人帶笑聞聽，說：「陳大勇，本府今日接了幾張詞狀，告的是那沙河驛的趙通。方才本府聽見何英說，趙通的勢力通官，又仗著他哥哥是現任山西布政司，他又是候選的州同，他手下的豪奴不少，橫行霸道。再者，張賓的那張狀子上寫著的，妻子杜氏，因與趙通上壽，天晚回家，路遇強人，連轎搶去，蹤影全無。這件事，若依本府想來，大有隱情在內。既是強人攔路，就該打搶資財，為何又竟只把杜氏連轎子搶去，並不要錢財？再者，離江寧府的省城，也不算遠，為何有這不要命的強盜，敢來攔路打搶？依本府想來，定是趙通見色起意，叫家奴假扮強人，將杜氏搶去，也未可定。本府有心差人去拿他，又恐怕這件事情不真。再者，方才本府聽何英的那個話頭，就去幾個人，也未必拿得了他來。那時，要容他輾轉，反倒不妥。」

這如今，本府要去到趙通家私訪，探著他一個動靜，回來用兵擒拿，方保無事。講不起爺們走一趟罷。」陳大勇聞聽大人之言，說：「小的遵命。」劉大人說：「我初次訪拿徐五，假扮了個算命的先生，二次通天觀斷人頭，拿蓮花院的姑子，是扮了個賣藥的。這一次，可怎樣改扮？」陳大勇聞聽劉大人之言，說：「小的倒有個主意。」

陳大勇帶笑開言道：「大人留神在上聽：既然要去訪惡棍，須得改扮方可行。大人裝做商客樣，小的扮作一僕童。沙河驛，離城也有四十里，大人焉能會步行？須得韉上一匹馬，預備路中好登程。小的步下跟著走，沙河驛，會會惡棍叫趙通。」大人聞聽說「很好，就是如此這般行。」

說話之間天色晚，西山墜落小桃紅。張祿一見不怠慢，慌忙前來乘上燈。陳大勇，就在衙中來住下，預備著，明日早起好登程。大人也就安了寢，一夜不提到天明。那天不過東方亮，大人起來把衣更。承差也就將衣換，張祿的衣裳也現成。官役二人齊改扮，清官爺，用過衣裳好登程。

小廝慌忙韉上馬，拉過來，爺仨一同往外行。張祿兒，把大人送到衙門外，清官爺，回頭又把話來云：「張祿兒，諸事小心不可大意，本府趕晚就回程。」小廝答應說「知道，不用大人再叮嚀。」說罷主僕分了手，劉大人，帶領承差往前行。一向城門混出去，陳大勇，伏待大人一走籠。一直不往別處去，逕奔沙河驛村中。大人馬上心犯想：此去難保吉共凶。倘若要惡人來看破，好些不便在其中。說不的，仗主洪福臣的造化，我劉墉，憑命由天闖著行，就是龍潭並虎穴，劉某也要看分明！此去不訪真情弊，怎與黎民把案清？清官爺，馬上思想抬頭看，沙河驛不遠就在面前存。